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叢要

史部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六十



詳校官侯補通政司經歷臣郭祚熾

欽定四庫全書蒼要卷七千五百十三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六十

唐

崇皇帝

和八年春正月權德輿罷

李吉甫李絳數爭論于上前德輿居中無所可否上

鄙之故罷

貶于頔為恩王

名連代
宗子

傳



初頔在山南憚上英威為子季友求尚主上以普寧

公主妻之因諷使入朝

德宗時加同平章事及是復加司空奉朝請

既而

頔以久留長安鬱鬱不得志有梁正言者自言與樞

密使梁守謙同宗頔使其子敏賂之求出鎮久之正

言詐漸露敏索還其賂不得誘其奴支解之事覺頔

素服詣闕請罪左授恩王傅絕朝謁敏流雷州

唐置今廣

東雷州府是

季友等皆貶官

事連僧鑿虛鑿虛自貞元以來以財交權倖受方鎮賂遺

厚自奉養吏不敢詰至是權倖爭為之言上欲釋之中丞薛存誠不可上遣中使詣臺宣旨存誠對曰陛

下必欲釋此僧請先殺臣不然臣不奉詔上
嘉而從之杖殺蓋虛辭存誠字資明寶鼎人

徵四川節度使武元衡入知政事

夏六月大水

上以為陰盈之象出宮人二百車

徙受降城

此中受降城也注見前

于天德軍

元和志天德軍本安北都護舊理西受降

城天寶中于大同川西築城名曰天安軍移理焉乾元後改為天德軍西南移永清棚至元和八年復移軍于

大同川之舊城

先是振武

注見前集覽是條釋振武為雁門考雁門即今代州唐書地理志代州有神武軍非

振武也
集覽誤

河溢毀受降城節度使李光進奏請修城兼

理河防李吉甫請徙于天德故城

東南去中受降城二百里

以避

河患李絳盧坦以為受降城張仁愿所築當磧口據虜衝要美水草守邊之利也欲避河患退二里可矣天德故城僻處确瘠烽候不相應接虜忽唐突勢無由知是無故而蹙國二百里也城使周懷義奏利

害與絳坦同上卒用吉甫策

時以受降城騎士并隸天德軍李絳言于上曰

邊兵徒有其數而無其實將帥但緣私役使聚其財貨以結權倖而已未嘗訓練以備不虞此不可不于

兵籍實有名
無實者亦平時
漫不加檢簡略
言而治軍無益

罷而即止邊防
按開祖相臣去
留可以為政然
元和方有事結
戒不宜簡率若
此疑記載者不
無舛辭

無事之時豫留聖意也受降兵籍舊四百人及天德
文兵纔五十人器械一弓而已故絳言及之上驚曰

邊兵乃如是其虛邪卿嘗
當加按開會絳罷相而止

秋九月吐蕃作烏蘭橋

在今鞏昌府靖遠縣西南烏蘭
關外唐于此置烏蘭縣後没于

吐蕃

初吐蕃欲作烏蘭橋先貯材于河側

祖屬河之側也
祖屬音嗟賴河

在靖遠縣西南
北流入于南河

朔方常潛遣人投之于河終不能成

虜知節度王泌貪先厚賂之然後併力成橋仍築月

城守之自是朔方禦寇不暇

甲午九年春正月李絳罷

絳屢以疾辭位至是罷為禮部尚書

初上嘗謂宰相曰卿輩當為朕

惜官勿用之私親故李言甫權德輿皆謝不敢絳曰
產祐甫有言非親非故不請其才培者尚不與官不
請者何敢復與但問其才器與官相稱否耳若避親
故之嫌使聖朝虧多士之美此乃偷安之臣非至公
之道也苟所用非其人則朝廷自有典刑誰敢逃之
上以為然又嘗問絳人言外間朋黨大甚何也絳對
曰自古人君所甚惡者莫若朋黨故小人譖君子者
必曰朋黨蓋言之則可惡尋之則無跡以此目之則
天下之賢人君子無能免者此東漢之所以亡也願
陛下深察之夫君子固與君子合豈可心使之與小
人合然後謂
之非黨邪

以吐突承瓘為神策中尉

初上欲相李絳先出吐突承瓘為淮南監軍至是絳既罷召還承瓘復以為左神策中尉

夏五月復置宥州

在今鄯羅多斯右翼前旗有新舊二州俱唐置元和志廢宥州在鹽州東

北三百里開元二十九年置寶應後廢新宥州在廢宥州東北三百里元和九年置

李吉甫奏開元中置宥州以領降戶寶應以來因循

遂廢今請復之以備回鶻撫党項上從之

先是回鶻屢請昏朝

廷以費廣未許李絳言回鶻凶彊不可無備淮西窮蹙事更經營萬一北邊有警則非步騎數萬不足抗

樂而淮西遺醜復延歲月之命為
國家費豈特降主之比哉上不聽

六月以張弘靖

字元理
延賞子

同平章事

弘靖宰相子少有令名歷官河中節度使及是遂入

相

自張嘉貞及延賞弘靖三世為
相時號其里第曰三相張家

秋七月以岐陽公主適司議郎杜棕

字永裕
佑之孫

翰林學士獨孤郁郁權德輿之壻也上嘆郁之才美曰

德輿得壻郁我反不及邪先是尚主皆取勲戚之家

上始命宰相選公卿子弟可居清貫

猶言
清職

者諸家皆

不願惟杜佑孫棕不辭遂以棕尚岐陽公主公主上

長女郭妃

暖之女

所生有賢行杜氏大族尊行不翅數

十人公主卑委怡順一同家人禮度二十餘年人未
嘗以絲髮間指為貴驕始至與棕謀曰上所賜奴婢
卒不肯窮屈奏請納之悉自市寒賤可制指者自是
閨門落然不聞人聲

閏月吳少陽死

少陽在蔡州陰聚亡命抄掠壽州茶山

壽州與六安
霍山接界山

多產

以實其軍至是死其子元濟匿喪自領軍務

初

陽聞吳武陵名請為賓友武陵不答至是以書喻元濟曰人情一也足下反天子部曲亦欲反足下易地而處則情可知矣先是少陽判官蘇兆楊元卿大將侯惟清皆勸少陽入朝及是元濟殺兆因惟清元卿先奏事在長安具以淮西虛實及取元濟之策告李吉甫元濟殺其妻子而以董重質為謀主李吉甫言于上曰淮西非如河北四無黨援而國家常宿數十萬兵以備之勞費不支失今不取後難圖矣上將討之張弘靖請先為少陽輟朝贈官遣使弔贈待其有不順之迹然後加兵上從之遣工部員外郎李君何弔祭不得入而還吳武陵信州人董重質吳少誠之婿

以烏重胤為汝州刺史

李吉甫以為汝州捍蔽東都而河陽宿兵本以制魏
博今田弘正歸順則河陽為內鎮不應屯重兵以示
猜阻以烏重胤兼汝州刺史使徙鎮之加弘正檢校
右僕射賜具軍錢二十萬緡弘正曰吾未若移河陽
軍之為喜也

冬十月同平章事李吉甫卒十二月以韋貫之同平章
事吉甫為淮西地圖未及上而卒上敕其子獻之以

貫之同平章事

貫之先為禮部侍郎所取士抑浮華
先實行嘗從容奏曰禮部侍郎重于

禮部重于宰相
送腹說而不中

事理故益以為
取士所以儲材
也憲宗美其言
未幾遂以為相
可謂以言取人
而不知任賢之
輕重矣

宰相上曰侍卽是宰相除安得重對曰然然為陛下
東宰相者得無重乎上美其言改尚書右丞未幾遂
相

和十年春正月吳元濟反制削其官爵發兵討之

吳元濟縱兵侵掠及東畿制削其官爵發十六道兵

討之

時又語鄂岳觀察使柳公綽以兵五千授安州
刺史李勣討元濟公綽曰朝廷以吾書生不知

兵和即奏請自行許之至安州署勣都知兵馬使遇
卒六千屬之戒曰行營之事一決都將勣感恩畏威
如出麾下公綽號令整肅區處軍事請將皆服士卒
在行營者厚給其家妻淫泆者沈之于江士卒皆喜
故每戰皆捷公綽所乘馬蹠殺圍人公綽命殺馬以
祭之柳公綽字寬華原人李勣字正思晟之子

示元黨附叔文
則取共尋姓愈
作誌以為不自
愛情語涉周旋
古為錫既以失
身變護而遷朝
尚同知感父母
言幾愈其罪當
不止與柳同科
少集賢金紫滋
負屢四守正如
衣度汲汲為制

三月以柳宗元為柳州

唐置今廣西
柳州府是

刺史劉禹錫為連

州

隋置今州
隸廣東

刺史

王叔文之黨十年不量移執政有憐其才欲漸進之者悉召至京師諫官爭言其不可上亦惡之皆以為

遠州刺史宗元得柳州禹錫得播州

泣見前

宗元曰播

州非人所居而夢得親在堂萬無母子俱往理欲請于朝以柳易播中丞裴度亦以禹錫母老為上言上曰為人子不自謹貽親憂此則重可責也度曰陛下

又何為者竊此
惜宗元不得有
力推挽應即指
是而發益均為
文人氣韻陋習
所中非正道也

方侍太后恐禹錫在所宜矜上良久乃曰朕所言以

責為子者耳然不欲傷其親心退謂左右曰裴度愛

我終切禹錫得改連州

宗元善為文雖坐廢名蓋一時在柳州頗著政績既歿州

人懷之廟于羅池以祀焉禹錫自朗州還作元都觀
看花詩語譏忿當路者不喜後入為主客郎中復作
遊元都觀詩且言始謫十年還京師道士種桃其盛
若霞又十四年過之無復一存唯兔葵燕麥動搖春
風耳意詆讎權近聞者益薄之尋以裴度薦為集賢直
學士度罷出為蘇州刺史以政最賜金紫會昌中在

田弘正遣其子布將兵助討淮西

盜焚河陰轉運院

李師道數上表請赦吳元濟上不從師道使大將將
二千人趨壽春聲言助官軍實以援元濟也師道素
養刺客姦人數十人說師道曰用兵所急莫先糧儲
今河陰院積江淮租賦請潛往焚之因劫東都焚宮
闕亦救蔡一竒也師道從之遣攻河陰轉運院燒錢
帛三十餘萬緡匹穀二萬餘斛人情恇懼多請罷兵
上不許

夏五月遣御史中丞裴度宣慰淮西行營

諸軍討淮西久未有功上遣裴度詣行營宣慰察用
兵形勢度還言淮西必可取之狀且曰觀諸將惟李
光顏勇而知義必能立功既而光顏數敗賊軍上以
度為知人知制誥韓愈亦言淮西三小州殘弊困劇
之餘而當天下之全力其破敗可立而待然所未可
知者在陛下斷與不斷耳

六月盜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武元衡擊傷裴度首
上悉以兵事委武元衡師道客曰天子所以銳意誅

蔡者元衡贊之也請密往刺之元衡死則他相不敢

主其謀爭勸天子罷兵矣師道資給遣之王承宗亦

遣牙將尹少卿奏事且詣中書為元濟遊說辭指不

遜元衡叱出之承宗又上書詆元衡至是元衡入朝

有賊自暗中射殺之取其顱骨而去又擊裴度傷首

墜滿中京城大駭于是詔宰相出入加金吾騎士張

弦露刃以衛之

賊遺紙于金吾府縣曰毋急捕我我先殺汝故捕賊者不敢甚急兵部侍

郎許孟容見上言自古未有宰相橫屍路隅而盜不獲者此朝廷之辱也因涕泣又詣中書揮涕言請奏

盜殺宰相事出非常按捕盜之利緩乃所司感於賊人詭計竟

爾觀望遲疑使
非許孟容刻切
進言幾欲置之
不問及下詔大

索又以士則妄

吉李代挑僮雖

元膺購募山棚

罪人斯得尚致

掩飾前非不加

窮治豈足以肅

法紀而白國憲

白是觀之憲宗

之半淮禁蓋亦

已能真能恢弘

大業之業者也

起裴中丞為相大索賊黨于是詔內外搜捕購賞甚
厚王士則告承宗遣卒張晏所為捕得勒之詔出承
宗表并議其罪晏等具服張弘靖以為疑
屢言之上不聽誅晏等而師道客潛遁去

以裴度同平章事

度病創臥二旬詔以衛兵宿其第中使問訊不絕或
請罷度官以安恒鄆之心上怒曰若罷度官是姦謀
得成朝廷無復綱紀吾用度一人足破二賊遂以度
為相度言淮西心腹之疾不得不除且朝廷業已討
之兩河跋扈者將視此為高下不可中止上以為然

悉以用兵事委度討賊愈急

初德宗多猜忌朝士有相過從者金吾皆伺察

以聞宰相不取私第見客度奏今寇盜未平宰相宜招延四方賢才與參謀議請于私第見客許之

秋七月詔絕王承宗朝貢

八月己亥朔日食

李師道遣兵襲東都捕得伏誅

師道置留後院于東都潛內兵數百人謀焚宮闕縱兵殺掠其小卒詣留守呂元膺告變元膺發兵圍之賊衆突出望山而遁都城震駭時留兵寡弱元膺坐

皇城門部分指使意氣自若都人賴以安東都西南

皆高山深林民不耕種專以射獵為生人皆趨勇謂

之山棚元膺設重購以捕賊數日有小棚遇賊走召

其儕引官軍共圍獲之按驗得其魁乃中嶽寺僧圓

淨為師道買田伊闕陸渾山間以舍山棚而衣食之

捕獲伏誅

圓淨本史思明將勇悍過人時年八十餘捕者得之奪槌擊其脛不能折圓淨罵曰

鼠子折人脛且不能敢稱健兒乃自置其脛教使折之臨刑嘆曰誤我事不得使洛城流血

黨與

死者凡數千人留守將及驛卒數人皆受其職名元

膺鞠圓淨黨與始知殺武元衡者乃師道也元膺密

以聞上業已討王承宗不復窮治

是冬益焚柏崖倉
人焚獻陵寢宮承

甚明年春益復

斷建陵門戟

九月以韓弘為淮西諸軍都統

初上以嚴綬在河東所遣裨將多立功故使鎮襄陽
且督諸軍討淮西綬無他材能但傾府庫以賚士卒
賂宦官擁衆經年無尺寸功裴度屢言其軍無政乃
以韓弘為諸軍都統弘亦欲倚賊自重不願淮西遠

平時李光顏戰最力弘欲結之索得一美婦人容色
絕世遣使遺之光顏乃大饗將士謂使者曰戰士數
萬皆棄家遠來冒犯白刃光顏何忍獨以聲色自娛
悅乎因流涕坐者皆泣乃即席厚贈使者并妓返之
曰為光顏多謝相公光顏以身許國誓不與逆賊同
戴日月死無貳矣

丙申
十一年春正月張弘靖罷

王承宗縱兵四掠幽滄定三鎮皆苦之爭上表請討

承宗上欲許之弘靖以為兩役並興恐國力不支請
併力平淮西乃征恒冀上不為之止弘靖乃求罷出
為河東節度使

翰林學士錢徽

字蔚章
吳興人

知制誥蕭俛罷

時羣臣請罷兵者衆上患之故黜徽俛以警其餘
制削王承宗官爵發兵討之

韋貫之屢請先取吳元濟後討承宗曰陛下不見建
中之事乎始於討魏及齊而蔡燕趙皆應之卒致朱

泚之亂由德宗不能忍數年之憤欲太平之速成故也上不聽諸軍討王承宗者互相觀望獨昭義節度

使郝士美

字和夫兗州金鄉人

引精兵壓其境大破承宗之衆

于柏鄉

隋縣今屬趙州

二月以李逢吉

字虛舟元道曾孫

同平章事

逢吉知禮部貢舉未已事即拜同平章事詔禮部尚

書王播

字明啟揚州人

署榜

逢吉險譎多端既得位務償好惡

三月皇太后王氏崩

謚莊憲合葬豐陵

夏四月以皇甫鎛

涇州臨涇人

判度支

鎛始以聚斂得幸

六月唐鄧節度使高霞寓大敗于鐵城

在今汝寧府遂平縣西南胡三

省注即文城柵以其堅不可破故謂之鐵城

時諸將討淮西者勝則虛張殺獲敗則匿之至是大敗不可掩始上聞中外駭愕宰相入見將勸罷兵上曰勝負兵家之常今但當論用兵之畧察將帥之不足勝任者易之兵食不足者助之耳豈得以一將失利

遽議罷兵邪于是獨用裴度之言他人言罷兵者亦稍息矣

秋八月韋貫之罷

貫之性高簡好甄別流品又數請罷兵故罷為吏部

侍郎

九月李光顏烏重胤拔淮西陵雲柵

在今陳州府商水縣故澗水城西南

當郟城之東

先是光顏重胤敗淮西兵于陵雲柵及是遂拔之

加李師道檢校司空

師道聞拔陵雲而懼詐請輸款上以力未能討加檢校司空

冬十一月以柳公綽為京兆尹

公綽初赴府有神策小將躍馬衝其前導公綽駐馬杖殺之明日入對上怒詰之對曰京兆為輦轂師表今視事之初而小將敢爾唐突此乃輕陛下詔命非獨慢臣也臣知杖無禮之人不知其為神策軍將也

躍馬衝導罪之
細者即平且有
紀子杖已足殺
車京兆雖以肅
濟輦轂為任亦
豈可因衝已導
而遽受軍將公
綽此舉正雄健

管人命幾于升
楚王章及上怒
詰猶飾辭不已
是但為害定者
之無禮而不知
專擅者之更非
禮也。公以公
神為風厲真不
知政術者

上曰何不奏對曰臣職當杖之不當奏上退謂左右
曰汝曹須作意此人朕亦畏之

加李光顏等檢校官

討淮西諸軍近九萬上怒諸將久無功命梁守謙宣
慰因留監軍先加李光顏等檢校官而詔書切責示
以無功必罰

十二月以李愬

字元直
聽之兄

為唐鄧節度使

先是高霞寓兵敗坐貶以袁滋為彰義節度使理唐

州滋至州吳元濟圍其新興柵

宋白曰柵在吳房縣西南吳房故城在今

汝寧府遂平縣西

滋早辭以請之元濟由是不復以滋為意

朝廷知之貶滋以李愬代之愬至唐州知士卒憚戰謂之曰天子知愬柔懦故使拊循爾曹至于戰攻進取非吾事也衆始信而安之愬親行視士卒傷病者存恤之不事威嚴或以軍政不肅為言愬曰吾非不知也袁尚書專以恩威懷賊賊易之聞吾至必增備吾故示之以不肅彼必以吾為懦而懈惰然後可圖

也淮西人輕愬不為備

初置淮潁水運使

楊子院米自淮陰汴淮入潁至項城

本漢項縣隋改項城今屬陳州

府

入澗輸于鄆城以饋淮西行營省汴運之費七萬

餘緡

丁酉十二年春二月置淮西行縣

淮西被兵數年竭倉廩以奉戰士民多無食采菱芡魚鱉鳥獸食之亦盡多降官軍勅置行縣以撫之

三月淮西文城柵

即織城注見上

降

李愬遣十將

軍中小校也

馬少良將十餘騎巡邏遇吳元

濟捉生虞候丁士元與戰擒之士良元濟驍將常為

東邊患衆請剗其心愬許之士良無懼色愬命釋其

縛士良請盡死以報德愬署為捉生將士良言于愬

曰吳秀琳據文城柵為賊左臂官軍不敢近者有陳

光洽為之謀主也光洽勇而輕好自出戰請為公擒

之則秀琳降矣遂擒光洽以歸秀琳果以柵降愬引

兵入據其城秀琳將李憲有才勇愬更其名曰忠義而用之于是軍氣復振人有欲戰之志既而董昌齡

蔡以郟城降

元濟以昌齡為郟城令而質其母楊楊謂昌齡曰順死賢于逆生汝去逆而吾

死乃孝子也從逆而吾生是戮吾也會官軍進逼郟城昌齡乃舉城降李光顏入據之

元濟聞

之甚懼時董重質守洹曲

一名時曲在商水縣西南洹水于此洹曲故名

元

濟悉發親近及守城卒詣重質以拒官軍

昌齡授郟城令兼監

蔡御史後蔡平而母在封北平郡太君

夏五月罷河北行營

六鎮討王承宗者兵十餘萬歷二年無功月費度支
錢十五萬緡李逢吉及朝士多言宜併力先取淮西
俟淮西平乘勝取恒冀如拾芥耳上從之罷河北行
營

李愬擒淮西將李祐

字慶之史不詳何所人

愬與吳秀琳謀取蔡秀琳曰非得李祐不可秀琳無
能為也祐有勇畧守興橋柵

在遂平縣東南

時帥士卒割麥

于張柴村

在文城柵之東

愬召廂虞候史用誠以三百騎伏

林中誘而擒之以歸將士爭請殺之愬釋縛待以客禮時時召祐及李忠義屏人語或至夜分他人莫預聞諸將恐祐為變多諫愬諸軍亦日有牒稱得賊牒者言祐為賊內應愬恐誘先達于上已不及救乃械祐送京師先密奏曰若殺祐則無以成功詔以還愬署散兵馬使令佩刀巡警出入帳中或與同宿密語達曙有竊聽者但聞祐感泣聲

舊軍令含賊謀者屠其家愬除其令使厚

待之謀反以情告愬愬益知賊中虛實嘗遣兵攻朗山不利衆皆悵恨愬獨散然曰此吾計也乃募敢死

士三千人。疏曰：突將朝夕自教習之，使常為行備。朗山，隋縣，今汝寧府確山縣是。

六月吳元濟請降

元濟兵勢日蹙，上表請罪，願束身自歸，詔許之。而為董重質等所制，不得出。

秋七月大水

以孔戣為嶺南節度使。

先是明州

唐置今浙江寧波府是

歲貢蚘

呼甘反，并屬橫縱，其理五味自充。

蛤

葛合反，小干蚘而殼薄，其文如貝。

水陸遞夫勞費，華州刺史孔戣奏

罷之至是嶺南擇帥宰相奏擬數人上皆不用曰頃有諫進蚶蛤者可與也乃以錢為嶺南節度使

以裴度兼彰義節度使充淮西宣慰招討使崔羣同平

章事

考唐書憲宗紀崔羣同平章事在是年七月丙辰與裴度使淮西制同日俱下通鑑因之綱目移在

九月今改正

諸軍討淮西四年不克饋運疲弊上亦病之宰相李逢吉等競言師老財竭意欲罷兵度獨無言上問之度曰臣誓不與此賊俱生今請自往督戰且元濟勢

實窘迫但諸將心不一不併力迫之故未降耳若臣
自詣行營諸將恐臣奪其功必爭進破賊矣上悅命
度以平章事兼節度使仍充宣慰招討處置使以戶

部侍郎崔羣同平章事制下度奏刑部侍郎馬總

字會

元扶
風人

為宣慰副使右庶子韓愈為行軍司馬將行言

于上曰臣若滅賊則朝天有期賊在則歸闕無日上
為之流涕御通化門送之李逢吉不欲討蔡翰林學

士令狐楚

字殺士德
蔡之裔

與逢吉善度恐其合中外之勢

以阻軍事乃請改制書數字且言楚草制失辭罷之
度遂行以郾城為治所先是諸道皆有中使監陳進退
退不由主將勝則先使獻捷不利則陵挫百端度悉
奏去之諸將始得專其軍事戰多有功

九月李逢吉罷

逢吉既與裴度異議上知而惡之遂罷為東川節度

使

初上為廣陵王布衣張宿以辯口得幸及即位累
官至此部員外郎招權受賂逢吉惡之上欲以宿

為諫議大夫逢吉日宿小人豈得竊賢者之位必欲
用宿請先去臣上不悅會逢吉罷遂竟用宿張宿

本寒人自
云諸生

李愬攻吳房入其外城

李愬將攻吳房諸將曰今日往亡

陰陽家說八月以白露後十八日為

往亡九月以寒露後

二十七日為往亡 愬曰吾兵少不足戰宜出其不

意彼以往亡不吾虞正可擊也遂往克其外城而還
淮西將孫獻忠以驍騎五百追擊其背衆驚將走愬
下馬據胡牀令曰敢退者斬返旆力戰斬獻忠或勸
愬乘勝攻其子城可拔也愬不聽引還

冬十月李愬夜襲徐州擒吳元濟檻送京師

李祐言于李愬曰蔡之精兵皆在洄曲守州城者皆羸卒可以乘虛直抵其城比賊將聞之元濟已成擒矣愬然之十月遣掌書記鄭澥白裴度度曰兵非出奇不勝常侍良圖也愬乃命祐及李忠義帥突騎三四千為前驅自與監軍將三千人為中軍李進誠將三千人殿其後軍出不知所之愬曰但東行行六十里夜至張柴村盡殺其戍卒及烽子

守烽之卒

據其柵命士

卒少休食乾糲整羈勒留五百人鎮之以斷朗出救
兵又分兵以斷洄曲及諸道橋梁復夜引兵出諸將
請所之愬曰入蔡州取吳元濟諸將皆失色監軍哭
曰果落李祐姦計時大風雪旌旗裂人馬凍死者相
望人人自以為必死然畏愬莫敢違夜半雪愈甚行

七十里至州城

近城有鵝鴨池愬
令擊之以混軍聲

自吳少誠拒命官

軍不至蔡州城下三十餘年故蔡人不為備四鼓愬
至無一人知者祐忠義纓也其城以先登壯士從之

殺守門卒而留擊柝者使擊柝如故遂開門納衆雞
鳴雪止翹入居元濟外宅或告元濟曰官軍至矣元
濟不信起聽于庭聞翹軍號令曰常侍傳語應者近
萬人始怯曰何等常侍能至于此乃帥左右登牙城
拒戰時董重質擁精兵萬餘人據洄曲翹曰元濟所
望者重質之救耳乃訪重質家厚撫之遣其子傳道
持書諭重質重質遂單騎詣翹降翹攻牙城燒其南
門民爭負芻薪助之門壞執元濟檻送京師且告于

裴度是日申光二州及諸鎮兵二萬餘人相繼來降
自元濟就擒愬不戮一人自官吏帳下廚廩之卒皆
復其職使之不疑然後屯于鞠塲以待裴度

諸將請曰公始

敗于朗山而不憂勝于吳房而不取冒大風甚雪而
不止孤軍深入而不怯然卒以成功皆衆人所不喻
也敢問其故愬曰朗山不利則賊輕我不為備矣取
吳房則其衆奔茶餅力固守故存之以分其兵風雪
陰晦則烽火不接不知吾至孤軍深入則人皆致死
戰自倍矣夫視遠者不顧近慮大者不計細若矜小
勝恤小敗先自捷矣河賊立功乎衆皆服愬儉于
奉已而豐于待士知賢不疑見可能斷所以成功

以李鄴同平章事

初吐突承瓘為淮南監軍鄜為節度使性剛嚴與承瓘互相敬憚故未嘗相失承瓘既歸遂引鄜為相而已

鄜至京師恥由宦官進遂辭疾不入見不視事未幾罷為戶部尚書

裴度入蔡州

度建彰義節將降卒萬餘人入城李愬躬具橐鞬裴

特反以藏弓難居言反以藏箭

出迎拜于路左度將避之愬曰蔡人

頑悖不識上下之分數十年矣願公因而示之使知

朝廷之尊度乃受之愬還軍文城

度以蔡卒為牙兵或諫曰蔡人反仄

唐自德嗣不綱
方鎮跋扈甚至
刺客毒人鴆張
京雉尚何足以
為國幸憲宗力
排浮議獨決策
于裴度武元衡
而元衡又為盜

者尚多不可不備度笑曰吾為彭義節處使三惡既
擒蔡人則吾人也又何疑焉蔡人間之感泣先是吳
氏父子阻兵禁人兩語然燭宵以酒食相邀
從者罪死度除其禁蔡人始知有生民之樂
百姓給復二年近賊四州免來年夏稅官軍戰亡者
皆為收葬給其家

十一月帝御門受俘誅吳元濟

上御興安門受俘以吳元濟獻于廟社而斬之

初淮
西之

人劫于李希烈吳少誠之威虐不能自拔久而老者
衰幼者壯安于俘逆不復知有朝廷矣自少誠以來
遣將出兵皆不束以法制名以便宜自戰人人得
盡其才故以三州之衆舉天下之兵環而攻之四年

殺孤危之中不
忘政除積習是
以大慈統傳諸
藩欲手國勢不
至陵夷然事定
而氣已盈措置
漸之初政况穆
敬以降哉語云
可與樂成雖與
應始詩云如彼
采芣于道謀是
則不潰于成故
詳愈惟斷乃成
言洵為扼要

一論

然後
克之

賜李愬爵涼國公韓弘等遷官有差

李祐以功授神武將軍董重質雖降上以其為元濟

謀主欲殺之李愬奏先許重質不死乃貶春州

唐置今肇

慶府陽春縣是司戶

以官者為館驛使

舊制御史一人知驛至是詔以官者為館驛使左補

闕裴潏

聞喜人

諫曰內臣外事職分各殊切在塞侵官

之源絕出位之漸事有不便必戒于初令或有妨不
必在大上不聽

十二月賜度晉國公復入知政事

戊
十三年春正月李師道奉表納質并獻三州

初李師道謀逆命幕僚高沐郭昉李公度屢諫之判
官李文會孔目官林英譖沐殺之昉亦被囚及淮西
平師道憂懼公度說之使遣子入侍并獻沂海密三
州以自贖師道從之上遣左散騎常侍李遜

字友道
宗室遠

喬居
荊州

詣鄆州宣慰

遜至鄆州師道先惑其妻之言中
悔乃嚴兵且遜遜盛氣正色責其

決語師道謝曰既重煩朝使何敢復有二三遜歸言
于上曰師道愚頑反復必煩用兵既而師道表言軍
情不聽納賈割地

上怒決意討之

二月修麟德殿浚龍首池

在西安府唐東內苑中引
龍首渠之水自城南注此起

承暉殿

上命六軍修麟德殿龍武統運張奉國大將軍李文

悅以外寇初平營繕太多白宰相翼有論諫裴度言

之上怒貶奉國等于是浚龍首池起承暉殿土木浸

興矣

以李夷簡同平章事

時李廓罷相遂以夷簡同平章事

夷簡相數月上方委裴度以用兵夷

簡自謂才不及度求出

鎮乃罷為淮西節度使

橫海節度使程權入朝

權自以世襲滄景與河北三鎮無殊內不自安表請

舉族入朝許之橫海將士樂自擅不聽權去掌書記

林蘊諭以禍福權乃得出詔以蘊為禮部員外郎

滄景

自程日華至權入朝

凡四傳十有六年

夏四月王承宗納質請吏復獻二州詔復其官爵

裴度之在淮西也布衣栢耆

史不詳何所人

以策干韓愈曰

元濟就擒承宗破膽矣願得奉丞相書往說之可不

煩兵而服愈白度為書遣之承宗懼求哀于田弘正

請以二子為質及獻德棣二州輸租稅請官吏弘正

為之請上許之弘正遣使送其二子知感知信及二

州圖印至京師

出州大將譚忠亦說劉總曰自元和以來劉闢李錡田季安盧從史吳元

濟阻兵馮險自以為深根固蒂天下莫能危之然顧
盼之間身死家覆此非人力所能及殆天誅也況今
天子神聖威武若身然思繡衣節食以養戰士此志
豈頹災忘天下哉今國兵駸駸北來趙人已獻城十
二忠深為公憂之總泣日聞先
生言吾心定矣遂專意歸朝廷

賜六軍辟仗使印

舊制以宦官為六軍辟仗使如方鎮之監軍無印及
張奉國等得罪至是始賜印得糾繩軍政事任專達
矣

六月癸丑朔日食

秋七月詔諸道發兵討李師道

先是上謀討師道以李光顏為義成節度使鎮滑州

及是下制罪狀師道令宣武魏博義成武寧

元和二年置武

寧節度使徐

泗濶三州

橫海兵共討也

以皇甫鎛程异同平章事

淮西既平上曼驕侈判度支皇甫鎛鹽鐵使程异曉

其意數進羨餘由是有寵又以厚賂結吐突承璀上

遂以為宰相制下朝野駭愕至于市道負販者亦嗤

之裴度崔羣極諫其不可上不聽

度耻與小人同列求退不許乃上疏

曰錢帛皆錢穀俗吏佞巧小人陛下一旦寘之相位中外駭笑況鑄在度支專以豐取刻與為荷中外仰給之人無不思食其由比者裁捐淮西糧料錢至清亂程昇雖人品庸下然心事和平可處繁劇不宜為相臣若不退天下謂臣無耻臣若不言天下謂臣負恩今退既不許言又不聽臣如烈火燒心衆猶震懼所可惜者淮西濶定河北底寧尋宗欽手削地韓弘與疾討賊立朝廷之力能制其命哉直以處豈得直能服其心耳陛下建升平之業十已八九何忍還自墜壞使四方群體乎上以度為朋黨不之省鑄自知不為重論所與益為巧諂以自周時內出積年緡帛付度支令賣鑄悉以高價買之以給邊軍其緡帛朽敗隨手破裂邊軍聚而焚之度因奏事言之鑄于上前引其足曰此靴亦內庫所出臣以錢二千買之臣

完可久服度言不可信上以為然由是鑄益無所憚
程昇亦自知不合衆心能廢謹謙遜為相月餘不敢
知印秉筆故終免于過其後上語宰相曰人臣當力
為善何乃好立朋黨度對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君
子小人為徒謂之朋必相合君子為徒謂之同德小
人為徒謂之朋黨外雖相似內實懸殊在聖主辨其
所為邪
正耳

冬十一月以柳泌

本場仁畫更姓名

為台州

唐置今浙江台州府是

刺史

上好神仙詔天下求方士宗正卿李道古

曹王昇之子

因

皇甫鑄薦山人柳泌云能合長生藥泌言天台

山名在今

台州府天台縣北小當斗牛之分上應台宿故名天台

多靈草誠得為彼長吏

大胤前既而五
血求仙服藥蓋
由志滿意益遠
同一致不然而

穆宗且竹蹄履
輒而不悟非所
謂始解下城者
乎

庶幾可求上以泌權知台州刺史諫官爭論奏以為
人主喜方士未有使之臨民者上曰煩一州之力而
能為人主致長生臣子亦何愛焉由是羣臣俱莫敢
言

十二月田弘正將兵渡河逼鄆州

先是弘正請自黎陽渡河討李師道裴度曰魏博軍
既渡河即當仰給度支或與光顏互相疑阻則必益
致遷延與其度河而不進不若養威于河北宜且使

之秣馬厲兵俟霜降水落自楊劉

在今泰安府東阿縣北宋以前為黃

河津渡處

渡河直指鄆州則賊衆搖心矣上從之是月弘

正將魏博全師自楊劉渡河距鄆州四十里築壘城

中大震

既而魏博義成軍送所獲鄆州牙將夏侯澄等四十餘人上皆釋勿誅各付行營驅使曰

若有父母欲歸者優給遣之朕所誅者師道而已于是賊中間之降者相繼

己亥十四年春正月遣中使迎佛骨至京師貶韓愈為潮

州隋置今廣東潮州府是刺史

先是功德使上言鳳翔法門寺塔有佛指骨相傳三

十年一開開則歲豐人安來年應開請迎之上從其
言至是佛骨至京師留禁中三日歷送諸寺王公士
民瞻奉捨施惟恐弗及刑部侍郎韓愈上表諫

畧曰
昔者

黃帝以至禹湯文武皆享壽考百姓安樂當是時中
國未有佛也漢明帝時始有佛法其後亂亡相繼運
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以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惟
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後三度捨身施佛竟為侯
景所逼殲死臺城事佛求福乃更得禍由此觀之佛
不足信亦可知矣夫佛與中國言語不通衣服殊製
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恩假如其身尚在來朝京師
陛下客而接之不過宣政一見禮賓一設賜衣一襲
衛而出之于境不令感衆也况其身死已久枯朽之
骨豈宜以入宮禁乞付有司投諸水火永絕根本斷

天下之疑絕後代之惑佛若有靈能作禍福
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鑒臨臣不然悔

上得表

大怒將加愈極刑裴度崔羣言愈雖狂發于忠懇宜
寬容以開言路乃貶潮州刺史

二月平盧都將劉悟執李師道斬之

田弘正李愬屢敗平盧兵李師道發民治城塹役及

婦人民懼且怨都知兵馬使劉悟

悟先于宣武逃至澤潞師道迎而用

之將兵萬餘人屯陽穀

隋縣今屬兗州府

以拒官軍務為寬

惠使士卒人人自便軍中號曰劉父或謂師道曰悟

專收衆心恐有他志師道潛遣二使齎帖授行營副使張暹令斬悟暹素與悟善懷帖示之悟召諸將謂曰悟與公等不顧死亡以抗官軍誠無負於司空今司空信讒來取悟首悟死諸公其次矣且天子所欲誅者獨司空一人今軍勢日蹙吾曹何為隨之滅族欲與諸公還入鄆州奉行天子之命豈徒免危亡富貴可圖也有後應者皆立斬之衆懼皆曰惟都頭命

軍中稱都頭

乃令士卒夜半即行人銜枚馬縛口天未

明悟先遣十人宣言劉都頭至比悟軍至城下城中

噪譁動地子城門已洞開牙中兵不滿數百皆投弓

矢于地悟勒兵捕師道與二子斬之慰諭軍民斬贊

師道逆謀者二十餘家文武將吏且懼且喜函師道

父子三首送田弘正營弘正大喜露布以聞淄青等

十二州皆平

自李正己據淄青至師道
凡三世五十四年而滅

上命戶部侍

郎楊於陵宣撫淄青分其地為三道以鄆曹濮為一

道淄青齊登萊為一道兗海沂密為一道自廣德以

來垂六十年藩鎮跋扈河南北三十餘州自除官吏
不供貢賦至是盡遵朝廷約束矣

裴度纂述蔡鄂用兵以來帝之慶勅

機畧因侍宴獻之請內印出付史官
帝曰如此似出朕志非所欲也弗許

以劉悟為義成節度使

上欲移悟他鎮恐悟不受代復須用兵密詔田弘正
察之弘正曰遣使者修好以觀其所為悟得鄆州三
日教手搏而庭觀之搖肩攘臂離坐以助其勢弘正
聞之笑曰是何能為密表以聞上乃以悟為義成節

度使悟聞制下手足失墜明日遂行而弘正已將數

道兵至城西矣先是賊數遣人入關截陵戰焚倉場

流矢飛書以動京師有司督察甚嚴終不能絕及弘

正閱李師道簿書有賞殺武元衡人王士元等及賞

潼關蒲津吏卒案乃知羈者皆吏卒受賂容其姦也

弘正送士元等十六人詔有司鞠之皆款服悉誅之

夏四月詔諸道支郡

旁郡也

兵馬並令刺史領之

橫海節度使烏重胤奏曰河朔藩鎮所以能旅拒朝

晉武帝吳續成
身端而杜預而
山濤則云吳平
之後乃守此處

命者由諸州縣各置鎮將領事收刺史縣令之權也
彛使刺史各得行其職則雖有姦雄如安史必不能
以一者獨反也臣所領德棣景三州已舉牒各還刺
史職事應在州兵並令刺史領之故有是詔其後河
北諸鎮惟橫海最為順命由重脣處之得宜故也
裴度罷為河東節度使

度在相位知無不言皇甫鎛之黨擠之詔度以平章
事鎮河東鎛專以格克取媚人無敢言者獨諫議大

其言可謂知要
憲宗倚任裴度
河南北得以此
兩措皆可謂有
為之士既而傳
昇其進度且不
安其位中弊之
業自窮一贊于
此可見虛成功
之難

夫武儒衡

字廷碩元
衡從父弟

上疏言之鑄自訴于上上曰卿

欲報怨邪鑄乃不敢言

史館修撰李翱上疏曰定禍
亂者武功也興太平者文德

也今陛下既以武功定海內若逆
草弊事復舊制用
忠正而不疑屏邪佞而不過改稅
法不督錢而納布
帛絕進獻寬百姓租賦厚邊兵以
制戎狄數訪問待
制官以通塞蔽此六者政之根本
太平所以興也陛
下既已能行其難若何不為其易
乎以陛下天資上
聖如不威近習容悅之辭任鯁骨
正直之士與興大
化可不勞而成也若其不然臣恐
大功之後速欲易
生進言者必曰天下既平陛下可
以高枕自逸則太
平未可期也

李翱字習之趙郡人

秋七月宣武節度使韓弘入朝

弘始入朝上待之甚厚弘獻馬三千絹五千雜繒三萬金銀器千而沐之庫廩尚有錢百餘萬緡絹百餘萬匹馬七千匹糧三百萬斛

羣臣上尊號

曰元和聖文神武法天應道皇帝

自淮而用兵以來度支鹽鐵及四方

爭進奉謂之助軍賊平又進奉曰賀禮曰助賞及是上如尊號又進奉亦曰賀禮于是左右軍中尉各獻錢萬緡

以令狐楚同平章事

全唐詩話卷之三十一
卷六十一
時程异卒楚與皇甫鏘同年進士故鏘引以為相
八月以韓弘為司徒兼中書令張弘靖為宣武節度使
弘累表請留京師故有是命弘靖鎮宣武繼弘嚴猛
之後代以寬簡民便安之

魏博節度使田弘正入朝

上待之甚厚弘正三表請留不許乃加兼侍中遣還

鎮

弘正恐一旦物故親人猶以故事繼襲故兄弟子
任皆仕諸朝上皆擢居顯列朱紫盈廷時人榮之

庫部員外郎李渤病免

渤使陳許還言臣過渭南諸縣人多流亡舊三千戶者今纔千戶迹其所以然皆由以逃戶稅攤于比鄰致驅迫俱逃聚斂之臣剝下媚上惟思竭澤不慮無魚乞降詔書禁絕計不數年人皆復于農矣執政見而惡之渤遂謝病歸東都

冬十月安南遣將楊清討黃洞蠻

西原蠻之屬有黃氏者居黃世洞是為黃

洞蠻長唐書南蠻傳西原蠻居廣容之南邕桂之西

清作亂殺都護李象古

道古之兄

象古以貪縱苛刻失衆心清世為蠻酋象古召為牙

將命將兵討黃洞蠻清因人心怨怒夜還襲州陷之
初蠻賊黃少卿自貞元以來數反覆桂管觀察使裴

行立

耀卿
從孫

容管經畧使

治容州今梧州府容縣是

陽旻

字公素
惠元子

欲

徵倖立功爭請討之上從之嶺南節度使孔戣屢諫
曰此禽獸耳不足與論是非不聽大發江湖兵會二
管入討士卒多瘴死安南乘之遂殺都護二管亦彫

弊惟殘所部晏然

後楊清為安南將士所殺而黃少卿久未得平韓愈上言黃家賊居

無城郭依山傍險尋常亦各營生急則屯聚相保比
緣經畧使多不得人侵欺虜縛以致怨恨遂攻劫州

縣侵暴平人或聚或散終亦不能為事裴行立陽
意在邀功獻計証計豈容兩管經此凋弊殺傷疾疫
十室九空如此不已臣恐嶺南未得寧息兼此賊徒
亦甚傷損厭苦必深若赦其罪戾遣使宣諭必望風
降服仍擇素有威信者為經略使
處置得宜自無浸叛時不能用

吐蕃圍鹽州

吐蕃十五萬衆圍鹽州刺史李文悅竭力拒守凡二
十七日吐蕃不能克靈武牙將史奉敬

靈州人

言于朔

方節度使杜叔良請兵解圍叔良以二千五百人與
之奉敬行旬餘無聲問朔方人以為俱沒矣無何奉

敬自他道出吐蕃背吐蕃大驚潰去奉敬奮擊大破
之

貶裴潏為江陵令

柳泌至台州驅吏民采藥歲餘無所得而懼逃入山
中浙東觀察使捕送京師皇甫鎛李道古保護之上
復使待詔翰林服其藥日加燥渴起居舍人裴潏上
言藥以愈疾非朝夕常餌之物况金石酷熱有毒又
益以火氣殆非五藏所能勝也古者君飲藥臣先嘗

之乞令獻藥者先餌一年則真偽可辨矣上怒貶潁

崔羣罷

初帝問宰相元宗之政先理而後亂何也羣對曰元宗用姚崇宋璟盧懷慎蘇頲韓休張九齡則理用宇文融李林甫楊國忠則亂故用人得失所繫非輕人皆以天寶十四年安祿山反為亂之始臣獨以為開元二十四年罷張九齡相專任李林甫此理亂之所分也願陛下以開元初為法以天寶末為戒乃社稷

無疆之福皇甫鏞深恨之及羣臣議上尊號皇甫鏞欲增孝德字羣曰言聖則孝在其中矣鏞言于上曰羣于陛下惜孝德二字上怒時鏞給邊軍不時又多陳敗之物軍士怨怒流言欲為亂李光顏憂懼欲自殺遣人訴之上不信京師恐懼羣具以聞鏞密言于上曰邊賜皆如舊制而人情忽如此者由羣鼓扇將以賣直歸怨于上也上以為然出羣為湖南觀察使于是中外切齒于鏞

以狄兼謩

字汝諧仁
傑族曾孫

為左拾遺

中書舍人武孺衡有氣節好直言上器之顧待甚渥人皆言其且入相令孤楚忌之思有以沮之乃薦兼

謩才行擢左拾遺

楚以兼謩為仁傑之族乃自尊制
辭盛言天仁竊位志臣攬權賴仁

傑保佑中宗克復明辟儒儒衡泣訴于上曰臣曾祖
平一在天后朝辭榮終老上由是薄楚之為人

庚子十五年春正月帝暴崩于中和殿

考唐書憲宗紀正
月宜音陳弘志及

以皇帝崩又王守澄傳守澄與內常侍陳弘志弒帝于
內中和殿舊書紀時帝暴崩皆言內官陳弘志弒逆史
氏諱而不書據此則憲宗被弒史臣特諱言也通鑑考異
以茲事曖昧不能測其虛實故但云暴崩范祖禹以穆

宗不能討賊故舊史存疑而已綱目因通鑑亦書慕容
劉友益尹起莘皆以為當當時君臣不能討賊之罪汪
克寬則以為當依漢平隋文例書弒其說紛然不一今
于提綱仍依綱目而以新舊書紀傳及考異諸說並注
此于

上服金丹多躁怒左右宦官往往獲罪有死者人人
自危至是暴崩于中和殿時人皆言內常侍陳弘志
弒逆其黨類諱之不敢討賊但云藥發外人莫能明
也

閏月太子即位

是為
穆宗

諸宦官王守澄等共立太子即皇帝位以吐突承璀

嘗欲立澧王暉

憲宗次子

為太子守澄等于是殺承璀及

暉

劉友益曰唐世宦官執君立君始此

貶皇甫鏞為崖州司戶以蕭俛段文昌同平章事

輟西宮

即西內
殯在焉

臨朝集羣臣于月華門外

唐東西內
皆有月華

門在殿
之西

宣制貶鏞市井皆相賀上議命相令狐楚薦

俛俛亦鏞同年進士上欲誅鏞俛及宦官救之得免

柳泌伏誅貶李道古為循州司馬

金史四庫全書
卷六十一
以辭放

河中府
縣人

為工部侍郎丁公著

字平子
吳人

為給事中

放公著先為東宮侍讀及上即位未聽政即召二人

入侍禁中參預機密欲以為相二人固辭

尊貴妃郭氏為皇太后

初憲宗即位羣臣累表請立妃郭氏為后憲宗以妃
宗門彊盛恐正位之後後宮莫得進託以歲時禁忌
不許至是乃尊為皇太后

上與羣臣皆釋服

二月赦天下

上御樓肆赦事畢盛陳倡優雜戲而觀之又幸左神

策軍觀手搏監察御史楊虞卿

字師阜
弘農人

上疏曰陛下

宜延問羣臣惠以氣色使進忠若趨利論政若訴冤
如此而不昇平者未之有也衡山人趙知微亦上疏
諫上遊畋無節上雖不能用亦不罪也

以柳公權

字誠懸
公綽弟

為翰林侍書學士

上見公權書跡愛之問曰卿書何能如是之善對曰

用筆在心心正則筆正上默然改容知其以筆諫也
夏五月以元稹為詞部郎中知制誥

初稹為江陵士曹與監軍崔潭峻善上在東宮聞宮
人誦稹歌詩而善之及即位潭峻歸朝薦稹上以為

知制誥朝論鄙之

會同僚食瓜于閣下有青蠅集其上武儒術以扇揮之曰適從何來

遠集于此同僚皆失色儒術意氣自若

六月葬景陵

在同州府蒲城縣南金嶺山

賀善贊曰憲宗志平僧叛所向有功可謂中興之主然有二病一任宦閣二好進奉至于末年信惑異端

身陷大禍豈

不重可惜哉

以崔羣為吏部侍郎

上召羣對別殿謂曰朕升儲副知卿為羽翼對曰先帝之意久屬聖明臣何力之有

太后居興慶宮

太后居南內每朔望上帥百官詣宮門上壽上性侈所以奉太后者尤華靡

秋七月令狐楚罷

楚為山陵使不給工人傭直收其錢十五萬為羨餘

以獻然訴盈路故罷之

楚出為宣歙觀察使以崔植同平章事已而楚再貶衡州

刺史

崔植字

公修祐甫之子

八月浚魚藻池

在長安縣北唐故禁苑內雍錄池中有山山上建魚藻宮

九月大宴

上甫過公除即事遊畋聲色賜與無節欲以重陽大

宴拾遺李珣

字待價淮陰人

帥其同僚上疏曰元朔未改山

陵尚新雖陛下就易月之期俯從人欲而禮經著三

年之制猶服心喪合讌內庭事將未可上不聽已而

羣臣入閣諫議大夫鄭覃

珣瑜子

崔郾

字唐略郾之弟

等五人

進言陛下宴樂多過遊畋無度又晨夕與近習倡優

狎暱賜與過厚夫金帛皆百姓膏血非有功不可與

雖內藏有餘願陛下愛之時久無閣中論事者上始

甚訝之謂宰相曰此輩何人對曰諫官上乃使人慰

勞之曰當依卿言宰相皆賀然實不能用也

上嘗謂給事中

丁公著曰間外間人多宴樂此乃時和人安足因為
慰公著對曰此非佳事恐漸勞聖慮上曰何故對曰

自天寶以來公卿大夫競為遊宴沈酣晝夜得難子
女不愧左右如此不已則百職皆廢陛下能無獨憂
勞乎願少加禁止乃天下之福
也 獲與孫同言如孫之雜也

冬十月成德節度使王承宗卒詔以田弘正代之王承
元為義成節度使

王承宗卒其下秘不發喪立承宗之弟承元承元時
年二十曰諸公未忘先德不以承元年少使攝軍務
承元請盡節天子以遵忠烈王

王武俊賜
謚忠烈

之志諸公

肯從之乎衆許諾承元乃視事于都將聽事不稱留

後表請除帥諸將及鄰道爭以故事勸之皆不聽詔以田弘正為成德帥承元移鎮滑州諸將諠譁不受命承元以詔旨諭之謂曰諸公意甚厚然使承元違天子詔其罪大矣昔李師道未敗朝廷嘗赦其罪師道欲行諸將固留之其後殺師道者亦諸將也諸將勿使承元為師道則幸矣大將李寂等固留承元承元斬以徇軍中乃定

成德自李寶臣至王承元入朝更二姓傳五世凡五十九年

吐蕃寇涇州

涇州奏吐蕃入寇距州三十里告急求救以中尉梁
守謙為神策行營都監并發八鎮全軍救之邠寧兵
以神策受賞厚皆愠曰人給五千緡而不識戰鬪者
彼何人邪常額衣資不得而前冒白刃者此何人邪
洶洶不止節度使李光顏親為開陳大義然後軍士
感悅而行將至涇州吐蕃懼而退

幸華清宮

上將幸華清宮宰相帥兩省官詣延英門三上表切

諫上不聽諫官伏門下至暮乃退明日上自複道出
城幸華清宮獨公主駙馬中尉兵千人扈從晡時還
宮

穆宗皇帝

辛丑長慶元年春正月詔河北諸道各均定兩稅

蕭俛罷

俛介潔疾惡為相重惜官職少所引拔西川節度使
王播大修貢舉且以賂結宦官求為相段文昌復左

右之詔徵播詣京師俛屢爭之言播纖邪不可以汙

台司上不聽俛遂辭位

時段文昌亦罷以杜元穎同平章事王播為鹽鐵使播奏

約權茶額每百錢加稅五十李珣等諫曰權茶近起貞元多事之際今天下無虞所宜寬橫歛之目而更增之百姓何時當得息肩不從杜元穎如晦五世孫

盧龍節度使劉總棄官為僧以張弘靖代之

總既殺其父兄心常自疑數見父兄為祟常于府舍飯僧使為佛事晚年恐懼尤甚又見河南北皆從化奏乞棄官為僧詔從之總奏分所屬為三道以幽涿

營為一道平蘄為檀為一道請除張弘靖薛平為節

度使瀛莫為一道請除盧士玫為觀察使

弘靖先在河東以寬

簡得衆總以燕人桀驁日久故舉弘靖以安輯之平

高之子和河朔風俗而盡誠于國士玫則總妻族之

也總又盡擇麾下宿將有功難制者朱克融孫等

送京師乞加獎拔使燕人有慕羨朝廷祿位之志又

獻征馬萬五千匹然後削髮委去

總尋卒于定州自劉怵得幽州至

總在官凡三

世三十六年

是時上方酣宴不以天下為意崔植杜

元穎不知安危大體苟欲崇重弘靖惟割瀛莫二州

以士致領之餘皆統于弘靖朱克融輩久羈旅京師
至假匄衣食日詣中書求官植元穎不之省尋勒歸
本軍驅使克融輩皆憤怨

夏四月貶錢徽李宗閔為遠州刺史楊汝士為開江

唐縣

為開州治開州注見前 令

翰林學士李德裕字文鏡吉甫之子也以中書舍人李

宗閔嘗對策譏切其父恨之宗閔又與翰林學士元
稹爭進取有隙右補闕楊汝士與禮部侍郎錢徽掌

竇牛怨李已足
赤胤朝當至通
歸節於青紫是
以先進引後進
其為利戶紛爭
以連枝蔓尤不
可究詰矣若時
人稱羨錢或不
泰人私書此更
蘇說既有私書

貢舉西川節度使段文昌翰林學士李紳

字公垂敬
元曾孫

各以書屬所善進士及榜出二人所屬皆不預而鄭
覃弟朗裴度子讓宗閔壻蘇巢汝士弟殷士及第文
昌言于上曰今歲禮部殊不公所取皆以關節得之
上以問諸學士德裕稹紳皆以為然上乃命覆試黜
朗等十人而貶徽等或勸徽奏二人屬書上必寤徽
曰苟無愧心得喪一致奈何奏人私書豈士君子所
為邪取而焚之時人多之自是德裕宗閔各分明黨

則字與者已屬
納八箇節且夫
必止改李二人
而已哉即下惡
肯自言耶史書
之不足信如此

各相頌軋垂四十年

五月遣使冊回鶻崇德可汗

保義可汗死冊所削
為界伽崇德可汗

以太

和長公主

憲宗女

妻之

吐蕃聞唐與回鶻婚寇青塞堡回鶻奏以萬騎出北
庭萬騎出安西拒吐蕃以迎公主

秋七月盧龍軍亂因節度使張弘靖推朱克融為留後
弘靖驕貴自尊政事多委幕僚韋雍輩皆年少輕薄
嗜酒豪縱裁刻軍士糧賜數以及虜詬之謂曰今天

下太平汝曹能挽兩石弓不若識一丁字由是軍中

人人怨怒會雍出逢小將策馬衝其前導雍命杖之

河朔軍士不貫

與貫同

受杖不服雍白弘靖繫治之是

夕士卒連營呼譟作亂因弘靖殺雍等迎朱克融為

留後

衆以刑官張徹長者不殺徹罵曰汝何敢反行且滅族衆共殺之弘靖坐貶吉州刺史未幾瀛

州軍亦亂執觀察使

盧士政送于克融

成德兵馬使王庭湊

回鶻阿市思之種王武俊養以為子因冒姓

殺節度使

田弘正起復田布為魏節度使討之

初田弘正徙鎮成德自以久與鎮人戰有父兄之仇乃以魏兵二千自衛成德爰供其糧賜戶部侍郎崔

凌

字德長祐甫從子

剛福無遠慮恐間事例不肯給弘正不

得已遣魏兵歸都知兵馬使王庭湊果悍陰狡潛謀作亂以魏兵故不敢發及魏兵去夜結牙兵殺弘正自稱留後逼監軍奏求節鉞朝廷震駭魏博節度使李愬聞變素服流涕令將士曰魏人所以得通聖化安寧富樂皆田公之力也今鎮人不道輒敢害之是

輕魏以為無人也請公受田公思宜如何報之衆皆

慟哭深州刺史牛元翼

趙州人

成德良將也愬使以寶

劍王帶遺之曰昔吾先人以此劍立大勲吾又以之
平蔡也今以授公努力翦庭湊元翼以劍帶狗于軍
報曰願盡死會愬病作不果出兵乃復起田布為魏

博節度使

布固辭不獲與妻子賓客訣曰吾不還矣
悉屏旌節導從而行未至魏州三十里被

長徒跣號哭而入居于至室月俸千緡一無所取賣
舊產得錢十餘萬緡以頒士卒舊將老者兄事之

詔諸道討王庭湊以牛元翼為深冀節度使庭湊圍深

州

九月吐蕃遣使來盟以劉元鼎為吐蕃會盟使

命宰相與吐蕃使者論訥羅盟于城西遣元鼎入吐

蕃亦與其宰相以下盟

今西藏衛地伊克招之門右有唐碑上刻長慶初與吐蕃

會盟之文至今完好番語謂大為伊克廟為招伊克招猶言大廟也

詔兩稅皆輸布絲纊

自定兩稅法以來錢日重物日輕民所輸三倍其初戶部尚書楊於陵言錢者所以權百貨買遷有無所

指治錢以開其
深其意藉以廣
其流其德既平
細論稅亦便安

得銷之屬民乃
不揣其本舍錢
法而爭稅法於
陵之術益士請
既禁而所見尤
甚廣末末為通
流國難

宜流散不應蓄聚今稅百姓錢藏之公府又開元中

天下鑄錢七十餘爐歲入百萬今纔十餘爐歲入十

五萬

入綱目誤作八
今依通鑑改正

又積于富室流入四夷如此則

錢焉得不重物焉得不輕今宜使天下輸稅課者皆
用穀帛廣鑄錢而禁滯積及出塞者則錢日滋矣從
之

冬十月以王播同平章事

播為相專以承迎為事未嘗言國家安危

以裴度為鎮州行營都招討使

以魏弘簡為弓箭庫使元稹為工部侍郎

翰林學士元稹與知樞密魏弘簡深相結求為宰相
由是有寵稹無怨于裴度但以度先達重望恐其復
有功大用妨已進取故度所奏軍事多與弘簡從中
沮之度上表曰陛下欲掃蕩幽鎮先宜肅清朝廷河
朔逆賊祇亂山東禁闈姦臣必亂天下是則河朔患
小禁闈患大小者臣與諸將必能剪滅大者非陛下

謂葛亮出師先
以右側捕胡得
人為其是難
非自為避險之
計然貞祐不並
其所為終活亂

以長者大矣
則弘簡此物
豈可也小人
豈此成和者
元勳不能借
手
豈不大可從
耶
穆宗雖為所
官
而恩遇如故
矣

覺悟制斷無以驅除臣蒙陛下委付之意不輕遭姦
臣抑損之事不少若朝中姦臣盡去則河朔逆賊不
討自平若姦臣尚存則逆賊縱平無益表三上上雖
不悅以度大臣不得已罷弘簡樞密解禎翰林而恩
遇如故

宿州

唐置今屬江
南鳳陽府

刺史李直臣伏誅

直臣坐贓當死宦官受其賂為之請御史中丞牛僧
孺固請誅之上曰直臣有才可惜僧孺對曰彼不才

者安足慮本設法令所以擒制有才之人安祿山朱
泚皆才過于人法不能制者也上從之

十二月深州行營節度使杜叔良討王庭湊大敗詔以
李光顏代之

初橫海節度使烏重胤將全軍救深州獨當幽鎮東
南重胤宿將知賊未可破按兵觀釁上怒徙重胤至
南西道而叔良素事權倖宦官薦之詔以代重胤至
是將諸道兵與鎮人戰大敗詔復以李光顏代之

以朱克融為平盧節度使

自憲宗征伐西方國用已虛及上即位賞賜無節而
幽鎮用兵久無功府藏空竭執政以王廷湊殺田弘
正而克融囚張弘靖罪有輕重請赦克融專討庭湊

上從之

克融既得莊節乃
出張弘靖盧士玫

壬寅二年春正月盧龍兵陷弓高

注見前

先是弓高守備甚嚴有中使夜至守將不內旦乃得
入中使大詬怒賊諜知之也日偽遣人為中使夜至

守將遽內之賊衆隨入又圍下博

中書咨人白居易
上言曰自幽鎮逆

命朝廷徵兵十七八萬四面攻圍已逾半年王師無功賊勢猶盛弓高既陷糧道不通下博深州殘窮日蹙蓋由節將大重其心不齊未立功者或已拜官已敗敗者不聞得罪既無懲勸以至遷延請令李光顏將諸道勁兵從東進開弓高糧路合下博諸軍解深邢重圍與元翼合勢令裴度將太原全軍兼招討舊賊四面壓境觀望而動若乘虛得便即令同力剪除若戰勝賊窮亦許受降納款如此則夾攻以分其力招諭以動其心必未及誅夷自生變故仍詔光顏選留諸道精兵餘悉遣歸本道蓋兵多而不精豈惟虛費資糧兼恐撓敗軍誅故也諸道監軍請皆停罷實齊令一必自成功疏奏不省下博漢縣故城在

今直隸

深州

魏博將史憲誠

廷康人

作亂節度使田布死之詔以憲誠

為節度使

初田布從弘正在魏善視牙將史憲誠及為節度使
遂寄以腹心軍中精銳悉以委之至是布以魏兵討

鎮軍于南宮

漢縣今屬冀州

以饋運不繼發六州

魏博六州也相目誤

作六軍今改正

租賦以供軍將士不悅憲誠因鼓扇之會有

詔分魏博軍與李光顏使救深州布置遂潰多歸憲
誠布獨與中軍八千人還魏復召諸將議出兵諸將

山布父子並盡忠
志專室其父既
為英法所殺布
復因憲試扇亂
捐軀以殉節烈
尤為可憫乃贈
卹券及誓符布
加轉授憲試以
罪試其何以能
忠死而取奸符

益偃蹇曰尚書能行河朔舊事則死生以之若使復

戰則不能也布嘆曰功不成矣即日作遺表曰臣觀

衆意終負國恩臣既無功敢忘即死伏願陛下速救

光顏元翼毋使義士忠臣皆為河朔屠害奉表號哭

拜授幕僚李石

字中玉襄邑王
神符五世孫

乃入啓父靈抽刀而

言曰上以謝君父下以示三軍遂刺心而死憲城聞

之遂喻衆以河朔舊事衆擁憲誠為留後詔以為節

度使憲誠雖外奉朝廷然內實與幽鎮連結

二月以王庭湊為成德節度使遣兵部侍郎韓愈宣慰其軍

庭湊圍牛元翼于深州官軍三百救之皆以乏糧不

能進

時諸軍匱乏衣糧饋運在途即邀奪之其懸軍深入者皆凍餒無所得

雖李光顏

亦閉壁自守朝廷不得已以庭湊為成德節度使而遣韓愈宣慰其軍庭湊雖受命不解深州之圍愈至境更觀事勢勿遽入愈曰止君之仁死臣之義往至鎮庭湊拔刃弦弓以逆之及館甲士羅于庭庭

奏言曰所以紛紛者乃此曹所為非庭湊心愈厲聲
曰天子以尚書有將帥才故賜之節鉞不知尚書乃
不能與健兒語邪甲士前曰先太師為國擊走朱滔
血衣猶在此軍何負朝廷乃以為賊乎愈曰汝曹尚
能記先太師則善矣夫逆順之為禍福豈遠邪自祿
山思明以來至元濟師道其子孫有今尚存者乎田
令公以魏博歸朝廷子孫孩提皆為美官王承元以
此軍歸朝廷弱冠建節劉悟李祐皆為節度使汝曹

亦聞之乎庭湊恐衆心動麾之使出謂愈曰侍郎來
欲何為愈曰神策諸將如牛元翼者不少但朝廷顧
大體不可棄之耳尚書何為圍之不置庭湊曰即當
出之因與愈宴禮而歸之未幾元翼將十騎突圍出

深州

上之初即位也西河略定蕭德段支昌以為天下已平漸消兵請宥詔軍鎮每歲百人之中

限八人起死上方策不以國事為意遂可其奏軍士落籍者皆聚山澤為盜及出鎮作亂一呼而亡卒皆集詔徵諸道兵討之皆臨時招募烏合之衆以行又諸節度既有監軍主將不得專號令戰小勝則飛騎奏捷自以為功不勝則追脅主將以罷歸之意擇軍中驍勇以自衛遺羸弱者赴戰故每戰必敗又凡

用兵舉動皆自禁中授以方略朝令夕改不知所從
不度可否惟督令速戰中使道路如織故難以諸道
十五萬之衆裴度元臣宿望烏重胤李光顏皆當時
名將討幽鎮萬餘之衆屯守踰年竟無成功財竭力
盡崔植杜元穎王播為相皆庸才無遠略朱克融史
憲誠又庭湊皆以節帥授之由是再失河朔迄于唐
亡不能
復取

史
以傅良弼

字安道
清河人

為沂州刺史李寰

史不詳
里系

為沂州刺

樂壽

本漢樂成縣隋改名明省
故城在今河間府獻縣

兵馬使傅良弼博野

本晉博陸縣後魏更
名今縣屬保定府

鎮過使李寰所戍在幽鎮之間

克融王庭湊互相誘脇二人不從各以其衆堅壁賊竟不能取故賞之

崔植罷以元稹同平章事裴度為司空東都留守

稹怨度欲解其兵柄故勸上雪王庭湊而罷兵以度為司空平章事東都留守諫官爭上言時未偃兵度有將相全才不宜置之散地上乃命度入朝然後赴東都以李聽為河東節度使

初聽為羽林將軍有良馬上為太子遣左右諷求之

全史卷之四十五
卷六十一
聽以職總親軍不敢獻及河東缺帥上曰李聽不與朕馬是必可任遂用之

昭義節度使劉悟執監軍劉承偕

承偕恃恩陵轍悟遂衆辱之陰與磁州刺史張汶謀縛悟送闕下悟知之諷其軍士殺汶圍承偕欲殺之

幕僚賈直言

河朔舊族人為李師道幕僚

責悟曰公欲為李司空

邪安知軍中無如公者悟遂謝直言免承偕而囚之上詔悟送承偕悟不奉詔會裴度入朝上問度宜如

天下之皆用兵
正以強弱滋擾
王民處財器力
雖之時無識者
苟圖姑息將白
始水深火熱之
憂莫知有救耳
楊宗肖嗣服即
以優假除官大
張憲宗遺緒是

何處置度請流承偕于遠州必得出上從之悟乃釋

承偕

自是悟浸驕欲效河北三
鎮招聚不逞章表不逞

三月詔內外諸軍將士有功者奏與除官

初上在東宮聞天下厭苦憲宗用兵故即位務優假
將卒以求始息詔神策六軍及南牙常參武官悉加
獎擢諸道大將久次及有功者悉奏聞除官于是商
賈胥吏爭賂藩鎮牒補列將而薦之即升朝籍士大
夫皆扼腕嘆息

刑此雖皆兵而
尚能用兵後此
并無兵可用而
蓋皆矣唐祚之
後猶可復起哉

武寧副使王智興作亂詔以為節度使

先是節度副使皆以文吏為之上以智興有勇略欲
用之于河北故授為武寧副使已而詔遣智興以精
兵三千討幽鎮崔羣忌之奏請以為他官未報會有
詔罷兵智興引兵先入其境羣懼遣使迎勞且使釋
甲而入智興不從引兵入府逐羣遣兵送至埴橋注見
前遂掠鹽鐵院錢帛及諸道進奉而返朝廷以新罷
兵力未能討以智興為節度使

詔留裴度輔政王播罷

度入朝不數日詔以為淮南節度使言事者皆謂裴度不宜出外上亦自重之制留度輔政以王播代度

鎮淮南

播仍兼鹽鐵轉運使

夏四月丁酉朔日食

詔免江州逃戶欠錢

戶部侍郎判度支張平叔言官自糶鹽可獲倍利又請令所由將鹽就村糶易又乞令宰相領鹽鐵使以

糶鹽多少為刺史縣令殿最檢責所在實戶據口給
一年鹽使其四季輸價富商大賈有邀截喧訴者所
在杖殺詔百官議兵部侍郎韓愈中書舍人韋處厚

字德載

皆以為不可事遂寢

愈以為城郭之外少有
見錢糶鹽多用雜物買

易鹽商無物不取或賒貸徐還用此取濟兩得利便
今令吏人坐鋪自糶非得見錢必不敢受如此貧者
無從得鹽自然坐失常課如何更有倍利若令吏人
將鹽家至戶到而糶之必索百姓供應騷擾極多又
刺史縣令職在分憂豈可惟以鹽利多少為之陞黜
不復考其理行又貧家食鹽至少或有旬月淡食若
據口給言依時徵價官吏畏罪必用威刑臣恐因此
所在不安此尤不可之大者也處厚以為宰相處論

道之地雜以疆務實非所宜竄矣皇甫鑄皆以錢穀
為相卒蹈禍敗又欲以重法禁人喧訴夫強人之所
不能事必不立禁人之
所為犯法必不行矣 平叔又奏徵遠年逋欠江州

刺史李渤上言度支徵當州貞元二年逃欠戶錢四
千餘緡當州今歲旱災田損什九陛下奈何于大旱
中徵三十六年前逋負詔悉免之

六月裴度罷為右僕射元稹罷為同州刺史

王庭湊之圍牛元翼也和王傳于方言于元稹請遣
客間說賊黨使出元翼仍賂兵吏部令史偽出告身

二十通令以便宜給賜禎皆然之有李賞者知其謀
乃告裴度云方為禎結客刺度度隱而不發賞詣神
策告之詔僕射韓臯等鞠按事皆無驗六月度及禎
皆罷相諫官言度無罪不當免相禎為邪謀責之太
輕上不得已削禎長春宮使

以李逢吉同平章事

逢吉于上有講侍舊恩

逢吉先為東宮侍讀

密結近倖召拜兵

部尚書李賞告變逢吉實陰使之

唐書逢吉本傳裴度元禎知政度嘗

係稹儉佞逢吉以為其隙易乘遂并中之遠人告變
言于方欲為稹刺度舊書所載畧同通鑑考異以為
李賞自告非由逢吉今于稹度罷相
條依通鑑輯而以逢吉事畧見于此
裴度元稹既罷

逢吉遂復相

秋七月宣武押牙李宥作亂討平之

初張弘靖鎮宣武屢賞以悅軍士李愿

成子長

繼之薄

賞勞而竣威刑其妻弟竇瑗驕貪軍中惡之牙將李
臣則等作亂斬瑗愿奔鄭州衆推宥為留後監軍以

聞詔三省官與宰相議

時議皆以為宜如河北故事
授宥節李逢吉日河北之寧

蓋非獲已今若并汴州棄之則江淮以南亦非國家
有矣杜元穎張平叔爭之曰奈何惜數尺之節不受
一方之
死乎 議未決會宋亳潁州各奏請命帥上大喜逢

吉請徵宥入朝而以韓弘弟充鎮宣武充素寬厚得
衆心脫宥旅拒則命徐許兩軍攻其左右而滑軍蹙
其北充必得入矣上皆從之宥不奉詔忠武李光顏

充海曹華

宋州楚邱人時為充海節度使
質實以充海曹華為四川繆甚

皆以兵討

宥屢敗其兵韓充入汴境又敗其兵于郭橋

鎮名在
開封府

祥符縣西北
今日郭橋集

初宥以兵馬使李質為腹心及宥不奉

詔質屢諫不聽會宥疽發臥家質擒殺之遂迎克克
既視事人心粗定乃密籍軍中為惡者千餘人一朝
悉逐之曰敢少留境內者斬于是軍政大治

李質尋為金吾

大將
軍

冬十一月太后幸華清宮上畋于驪山

十二月立景王湛

帝長子即敬宗

為太子

上與宦官擊球于禁中有宦者墜馬上驚得疾不能
履地宰相屢乞入見不報裴度三上疏請立太子且

請入見言之詔立景王湛為皇太子。上疾浸瘳。

初行宣明歷

癸卯 三年春二月以牛僧孺同平章事

戶部侍郎牛僧孺素為上所厚。初韓弘以財結中外，弘卒，孫幼，主藏奴與吏訟于御史府，上憐之，取其簿自閱視。凡中外主權多納弘貨，獨僧孺不納。上大喜，遂以僧孺為相。時僧孺與李德裕皆有入相之望，德裕出為浙西觀察使。八年不遷，以為李逢吉排已而

引僧孺由是怨愈深

夏四月以鄭權

汴州閭
封人

為嶺南節度使

翼城人鄭注巧譎傾諂善揣人意以醫遊四方李愬
餌其藥頗驗署為牙推浸預軍政妄作威福軍府患
之監軍王守澄請去之愬曰注竒才也將軍試與之
語苟無所取去之未晚乃使注見守澄守澄不得已
見之坐語未久大喜促膝恨相見之晚守澄入知樞
密挈注以西薦于上上亦厚遇之自有疾守澄專

制國事勢傾中外注日夜出入其家與之謀議人莫能窺其迹始則微賤巧宦之士或因以進數年之後達官車馬滿其門矣工部尚書鄭權家多姬妾祿簿不能贍因注通于守澄以求節鎮遂得嶺南

五月以柳公綽為山南東道節度使

公綽過鄧縣

鄧城縣也本漢鄧縣唐曰鄧城宋省故城在今襄陽縣北此云鄧縣蓋蒙漢舊

縣之有二吏一犯賊一舞文衆謂公綽必殺犯賊者

公綽判曰賊吏犯法法在姦吏亂法法亡竟誅舞文

姦吏舞文因法
所不恕然使賊
吏犯法竟置不
誅所謂三尺文
安在耶且受賂
不已必為狂狗

酒黑白以奈與
平勢更有相因
四至者公輝意
為軒能非明罰
動法之正

者

六月以韓愈為京兆尹

愈為京兆六軍不敢犯法私相謂曰是尚欲燒佛骨
何可犯也

秋八月帝幸興慶宮

上自複道

雍錄開元中築夾城自大明宮複道由
通化等門達曲江芙蓉園外人不知也幸

興慶宮至通化門樓投絹二百匹施山僧上之濫賜
皆此類不可悉紀

以裴度為司空山南西道節度使

李逢吉惡度出之山南不兼平章事

九月復以韓愈為吏部侍郎李紳為戶部侍郎

李逢吉結王守澄勢傾朝野惟翰林學士李紳常排抑之逢吉患之而上過紳厚不能遠也會御史中丞缺逢吉薦紳清直宜居風憲之地以中丞亦次對

官

胡三省注唐中世以後宰相對廷英既畢待制官近對官皆得引對總稱之次對官謂次宰相之後

而得對七

可之會紳與京兆尹韓愈爭臺參

故事京兆新除皆詣臺參

逢吉欲激二人使爭以愈兼御
史大夫免臺參而紳愈果爭

往來辭語不遜逢吉

奏二人不協以愈為兵部侍郎紳為江西觀察使愈
紳入謝上各令自叙其事乃深寤故有是命

甲辰 四年春正月帝崩太子即位

是為敬宗

上餌金石之藥

處士張阜上疏曰神慮澹則血氣和嗜慾勝則疾疹作藥以攻疾無疾不

可餌也昔孫思邈有言藥勢有所偏助令人藏氣不平借使有疾同藥猶須重慎况無疾乎庶人尚爾况天子乎先帝信方士妄言餌藥致疾比陛下所詳知也豈得復備其覆轍乎上善其言而求之不已孫思邈華原人

既而疾作命太子監國宦官欲請郭太后臨朝太后曰昔武氏稱制幾傾社稷我家世守忠義非武氏比也太子雖少但得賢宰相輔之卿輩勿預朝政何患國家不安自古豈有女子為天下主而能致唐虞之理乎取制書手裂之太后兄太常卿釗亦密上疏曰若果徇其請臣請先帥諸子納官爵歸田里太后泣曰祖考之慶鍾于吾兄是夕上崩太子即位

二月貶李紳為端州司馬

初穆宗既留李紳李逢吉愈忌之會紳族子虞然紳以紳平日密論逢吉語告之逢吉益怒使虞與從子

仲言

即李訓始名仲言字子訓後更名字子垂

及補缺張又新

深州陸澤人薦之子

伺求紳短及上即位逢吉令王守澄言于上曰陛下之所以為儲貳逢吉力也如杜元穎李紳輩皆欲立

深王

名察後改名
穆宗之弟

時上年十六疑未信會逢吉亦言

紳謀不利于上請加貶謫乃貶之又新等猶忌紳日上書言貶紳太輕上許為殺之朝臣莫敢言獨翰林

侍讀學士韋處厚上疏指述紳為逢吉之黨所護上
稍開寤會閱禁中文書有穆宗所封一篋發之得裴
度杜元穎及紳請立上為太子疏乃焚譜紳書後有
言者不復聽矣

尊皇太后為太皇太后母王妃 越州人 為皇太后

幸中和殿擊球

自是數遊宴擊球奏樂賞賜宦官樂人不可悉紀賜
宦官服色有今日賜綠而明日賜緋者

三月赦

詔諸道常貢之外無得進奉

以劉栖楚為起居舍人不拜

上視朝晏百官班于紫宸門外老病者幾至僵踣諫議大夫李渤白宰相曰昨日疏論坐晚今晨愈甚請出閣待罪于金吾仗既坐退班左拾遺劉栖楚獨留進言曰陛下富于春秋嗣位之初當宵衣求理而嗜寢樂色日晏方起梓宮在殯鼓吹日喧今聞未彰惡

是時方至階
下與示宮城瑞
神符伏誦同一
又語乃其心肉
不可問也故為
重於漢吉和可
得此位以多故
因而誦上治蘇
為地神能各水
或故習十八問
十六子之月安
能述公議乎

聲遐布臣恐福祚之不長請碎首玉階以謝諫職之
曠遂以額叩龍墀見血不已響聞閤外李逢吉宣曰
劉栖楚休叩頭俟進止栖楚捧首而起更論宦官事
上連揮令出栖楚曰不用臣言臣繼以死牛僧孺曰
如所奏知門外俟進止栖楚乃出待罪金吾伏于是
宰相贊成其言上命中使就仗并李渤宣慰令歸尋
擢栖楚為起居舍人栖楚亂疾不拜

夏四月以李虞為拾遺

李逢吉用事所親厚者張又新李仲言李虞劉栖楚
李績之姜洽張權輿程昔範等八人又有從而附麗
之者時人目之為八關十六子

凡有求請者先賂關
子後達于逢吉無不

得所
歛

盜入清思殿中尉馬存亮

河中
人

遣兵討平之

卜者蘇元明與染坊供人張韶善謂之曰我為子卜
當升殿坐與我共食今主上晝夜求獵多不在宮大
事可圖也韶以為然乃與元明謀結染工無賴者百

餘人匿兵于紫草車載以入有疑其重而詰之者韶
急殺之斬闕而入先是右軍中尉梁守謙有寵每兩
軍角伎上常右右軍至是上狼狽欲幸右軍以遠不
能遂幸左軍左軍中尉馬存亮走出迎自負上入軍
遣大將康藝全將騎卒入宮討賊上憂二太后隔絕
存亮復以騎迎至軍紹升清思殿坐御榻與元明同
食曰果如子言元明驚曰事止此邪韶懼而走藝全
兵至擊殺之餘黨悉獲上乃還宮盜所歷諸門監門

宦者法當死詔並杖之使仍舊職存亮不自矜委權
求出監淮南軍

五月以李程

字表臣襄邑王
神符五世孫

竇易直

字宗元京
北始平人

同平章事

上好治宮室欲營別殿制度甚廣李程諫請以所具

木石回奉山陵上即從之既而波斯

注見前

獻沈香亭

子材拾遺李漢

字南紀淮陽王
道元六世孫

言此何異瑤臺瓊室

上雖怒亦優容之

六月加裴度同平章事

初牛元翼鎮襄陽數貽王庭湊以請其家庭湊不與
間元翼卒盡殺之上聞之嘆宰相非才使凶賊縱暴
翰林學士韋處厚言裴度勲高中夏聲播外夷若置
之巖廊委其叅決河北山東必稟廟算伏承陛下當
食嘆息恨無蕭曹今有一裴度尚不能留此馮唐所
以謂漢文得廉頗李牧不能用也臣與逢吉素無私
嫌嘗為裴度無辜貶官

憲宗時韋處厚之罷相處厚以考功郎出刺開州

今之

所陳上答聖明下達羣議耳會上見度奏狀無同平

章事以問處厚處厚具言逢吉排沮之狀李程亦勸
上加禮于度上乃加度同平章事

夏綏節度使李祐進馬百五十匹却之

侍御史溫造

字簡與大
雅五世孫

彈祐違敕進奉請論如法詔

釋之祐謂人曰吾夜半入蔡州城取吳元濟未嘗心
動今日膽落于溫御史矣

冬十月賜韋處厚錦綵銀器

處厚諫上宴遊曰先帝以酒色致疾損壽臣時不死

厚莫以危詞
施而不如其

言之非謬大臣
篤於忠愛苟事
切君日當隨時
直陳無隱宜宜
計儲位少長為
進諫等差乎使
其隨微果存此
念則心跡正側
罰不容誅即詭
跡以行激切而
頓斥先朝同類
尊親之位亦宜
能掩其不敬處
厚於二者皆無
可自解乃起等
保責其受責不

諫者以陛下年已十五故也今皇子纔一歲臣安敢
畏死而不諫乎上感其言故有是賜

十一月葬光陵

在同州府蒲城縣北堯山

十二月以劉栖楚為諫議大夫

淮南節度使王播以錢十萬緡賂王守澄求領鹽鐵
諫議大夫獨孤朗等數人請開延英論之上問前庭
爭者不在中邪即日除栖楚諫議大夫而竟以播兼
鹽鐵轉運使

於不從大體立
於味失輕重而
敬宗乃感其言
非昏度而何

罷泗州戒壇

徐泗觀察使王智興以上生日請于泗州置戒壇

泗州

上聖寺有僧伽塔人敬事之故智興于此置戒壇

度僧尼以資福許之自元

和以來敕禁此弊智興欲聚貨首請置之于是四方

輳智興由此貲累鉅萬浙西觀察使李德裕上言若

不鈐制至降誕日方停計兩浙福建皆失六十萬丁

奏至即日罷之

敬宗皇帝

己巳 寶歷元年春正月赦

上祀南郊還御丹鳳樓赦天下先是鄆令崔發武城人

聞五坊人毆百姓命擒以入曳之于庭詰之乃中使

也上怒收發繫臺獄是日與諸囚立金雞下唐制赦日衛尉

建金雞擊鼓注見前忽有品官注見前數十人執梃亂捶發氣

絕數刻始蘇詔復繫之給事中李渤上言縣令或中人

縣令所記在赦前中人所記在赦後中上機異若不

早正刑書臣恐四夷謠諑聞之則浸易之心生矣諫

議大夫張仲方亦上言曰鴻恩將布于天下而不行

御前霽澤偏及于昆蟲而獨遺崔發上皆不聽張

建書同異言保
全在繫繫史者
視以為善處事
而實非也以毆
百姓之中人而
與之於庭強項
令不惟無過且
庭強項下勸乃

家莊遺教而中
人復放執棍隨
之是抗王章矣
逢吉特謂毋老
可念而原之直
於罪意不可赦
而中官亦無罪
乎故逢吉之言
於理未明即李
初之言亦於理
不盡

仲方九齡
從曾孫

李逢吉從容言于上曰崔發輒曳中人誠

大不敬然其母年垂八十

故相李賢
之之弟

自發下獄積憂

成疾陛下方以孝理天下所宜矜念上乃愍然曰比
諫官但言發寬未嘗言其不敬亦不言有老母如卿
所言朕何為不赦之即命中使釋其罪送歸家仍慰
勞其母母對中使杖發四十

牛僧孺罷

牛僧孺以上荒淫嬖倖用事又畏罪不敢言但累表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李九

求出乃升鄂兵為武昌軍以僧孺為節度使

僧孺過襄陽節

度使柳公綽報素題候于館舍將佐曰襄陽地望高于夏口此禮太過公綽曰奇章公甫離台席方鎮重宰相所以尊朝廷也竟行之宰相奇章公牛弘封號僧孺其裔孫故以稱之

二月浙西觀察使李德裕獻丹辰六箴

上遊幸無常昵比羣小視朝月不再三大臣罕得進

見德裕獻丹辰六箴一曰宵衣以諷視朝稀晚二曰

正服以諷服御乖異三曰罷獻以諷徵求玩好四曰

納誨以諷侮棄謹言五曰辨邪以諷信任羣小六曰

防微以諷輕出遊幸上優詔答之

其納諫箴畧曰漢驚流酒舉白浮鍾

魏獻後汰陵霄作宮忠雖不忤善亦不終以規為瑣是為塞聽防微箴畧曰亂臣猖獗非可遠數元服莫辨屬瑟始作柏谷微行紆乘塞路觀貌獻餐斯可戒懼二箴尤最明切上雖應答而不能用故後卒及于禍漢驚成帝名魏獻明帝名元服任宣子欲刺漢宣事觸瑟馬何羅欲刺漢武事俱具前柏谷漢武帝微行至柏谷逆旅主人欲攻之其媼觀容貌非常殺雞作食獻之

夏四月羣臣上尊號赦天下

赦文但云左降官已量移者宜與量移不言未量移者韋處厚上言逢吉恐李紳量移故有此處置如此

則是應近年流貶官因李紳一人皆不得量移也上
卽追改之紳由是得移江州刺史

秋七月鹽鐵使王播進羨餘絹百萬匹

播領鹽鐵誅求嚴急正入不供而羨餘相繼

造競渡船

荆楚歲時記屈原以五月五日投于汨羅人傷其死並以舟楫拯之至今競渡是其遺俗

自唐以後刻舟為龍鱗而綵繪之謂之龍舟

詔王播造競渡船二十艘計用轉運半年之費張仲
方等力諫乃減其半

八月昭義節度使劉悟卒

悟卒子從諫匿喪謀以悟遺表求知留後司馬賈直

言責之曰爾父提十二州地歸朝廷其功非細祇以

張汶之故自謂不潔淋頭

胡三省注今人謂屎為不潔

竟至羞死

爾孺子何敢如此父死不哭何以為人從諫恐乃發

喪

既而朝廷得悟遺表議者皆言上黨內鎮與河朔異不可許李絳上疏以為劉悟死已數月從諫未

嘗典兵其衆必不盡與同謀但速除近地一將令兼程赴鎮從諫未及布置而新帥已至軍心自有所繫然後續除從諫一刺史必無違拒時李逢吉王守澄計議已定竟不用絳等謀以從諫為昭義留後

冬十月殺袁王

名紳順
宗子

長史武昭

昭有才力裴度討淮西時獎用之

度遣昭說吳元濟
元濟臨以兵辭不

撓厚禮遣還

得晉軍職

累奏為刺史及度斥外昭以袁王長史

居京師頗有怨言時李程與李逢吉不協程旅人水

部郎中仍叔激怒昭云程欲與君官顧逢吉持不可

昭愈怒因酒酣對金吾兵曹茅彙言欲刺逢吉逢吉

聞之

張權輿以其
語告逢吉

會度請入禁逢吉欲因昭事以傾

度

顯度前用
昭之罪

乃令人告之由是昭彙皆下獄逢吉黨

李仲言諷彙誣昭與程同謀不然且死彙不可曰誣人以自免不為也獄成昭杖死仍叔仲言彙皆遠貶

武昭之獄李逢吉欲借以傾裴度新舊書所載皆然而通鑑于此事畧不及逢吉蓋以新舊書之言皆出李讓夷敬宗實錄讓夷德裕之黨故深詆逢吉通鑑不以為然于是逢吉詭謀秘跡多不具載而考異于八閩十六子且為之辨其說不足據綱目不考正史原文于武昭之死書曰伏誅亦未為核實今于綱特改書日則兼採

新舊書輯立

十一月幸驪山温湯

上欲幸驪山温湯左僕射李絳諫議大夫張仲方等

周山奉始各有
成亡之故即明
宜以文政攝遷
穆宗以服解進
穆宗自取此
致君者雖不幸
然山若能俾免
子雖時敬宗方
在臨除違幸逆
顧進德若以此
所視則辭正而
理當不此之務
而歸罪賊山亦
殊昧其言體要
矣

屢諫不聽拾遺張權輿伏紫宸殿下叩頭諫曰昔周
幽王幸驪山而為犬戎所殺秦始皇王幸驪山而國亡
元宗宮驪山而祿山亂先帝幸驪山而享年不長上
曰驪山若此之凶邪我宜一往以驗彼言幸溫湯還
謂左右曰彼叩頭者之言安足信哉

以李絳為太子少師分司東都

僕射李絳好直諫李逢吉惡之故事僕射上日

任
之日

宰相送之百官立班中丞列位于庭尚書以下每月

當牙元和中以舊儀太重削去之御史中丞王播恃
逢吉之勢與絳相遇于塗不之避絳引故事上言僕
射國初為正宰相禮數至重儻人才忝位自宜別授
賢良若朝命守官豈得有虧法制乞下百官詳定議
者多從絳議上聽行舊儀至是以絳有足疾出之東
都

丙午
二年春二月以裴度為司空同平章事

言事者多稱裴度賢不宜棄之藩鎮上數遣使勞問

度因求入朝逢吉之黨大懼百計毀之先是民間謠

云緋衣小兒

裴字也

坦其腹

度字也

天上有口

吳字也

被驅

逐

言吳元濟被擒也

又長安城中有橫亘六岡如乾象度宅

偶居第五岡

舊于第五岡置元都廟與善寺以鎮其地度宅畧與元都觀相對

張擢

輿上言度名應圖讖宅占岡原不召而來其旨可見
上雖少年悉察其誣謗待度益厚度至京師復知政

事

度初至朝士填門度留之政京兆尹劉栖楚附度耳語侍御史崔咸舉觴罰度曰丞相不應許所由

官詰漏耳語度笑而飲之極楚不自安趨出度在中書左右忽白失印聞者失色度飲酒自如頃後白已

得之度亦不應或問其故度曰此必使人盜之以印書吞耳急之則投諸水火緩之則復還故處人服其識量

崔咸字重易博平人所由官唐人府縣官之稱栖楚尹京北故云

三月罷修東都

上欲幸東都諫者甚衆上皆不聽已使按修宮闕裴度從容言曰國家本設兩都以備巡幸然自多難以來官闕營壘百司解舍率已荒弛陛下儻欲行幸宜命有司徐加完葺然後可往上曰從來言事者皆云不當往如卿所言不往亦可會幽鎮皆請以兵匠助

修東都乃敕罷之

夏五月幽州軍亂殺節度使朱克融而立其子秋八月

都將李載義

自稱常山王
承乾之後

殺之

尋以載義為
盧龍節度使

遣使迎周息元入禁中

道士趙歸真說上以神仙有潤州人周息元自言數
百歲上遣中使迎至京師館之禁中山亭

九月李程罷

出為河東節度使

冬十一月李逢吉罷

逢吉屢沮裴度入相而不果上知度忠寢疏逢吉至是遂罷為山南東道節度使

十二月宦官劉克明等弑帝于室內立絳王悟

憲宗子

王

守澄等討克明殺悟立江王涵

穆宗次子

上遊戲無度狎暱羣小善擊球好手搏禁軍及諸道爭獻力士又以錢萬緡召募力士晝夜不離側又好

深夜自捕狐狸

謂之夜打狐

性復褊急力士或恃恩不遜

輒配流籍沒宦官小過動遭捶撻皆怨且懼夜獵還宮與宦官劉克明擊毬軍將蘇佐明等二十八人飲酒上酒酣入室更衣殿上燭滅克明等弑帝于室內

克明矯稱上旨命學士路隋

字南式
陽平人

草遺制以絳王

悟權勾當軍國事又欲易置內侍之執權者于是樞密使王守澄楊承和中尉魏從簡梁守謙定議以牙兵迎江王涵入宮發左右神策飛龍兵進討賊黨盡斬之絳王為亂兵所害時事起倉卒守澄等欲號令

中外而疑所以為辭問于學士韋處厚處厚曰正名
討罰于義何嫌又問江王踐阼之禮處厚曰詰朝當
以王教布告中外以已平內難然後羣臣三表勸進
以太皇太后令冊命即位耳守澄等從其言以裴度
攝冢宰百官謁江王于紫宸外廡王素服涕泣明日即

位更名昂

是為
文宗

尊母蕭氏

闕人

為皇太后

時郭太后居興慶宮寶歷王太后居義安殿蕭太后

居大內上性孝謹事之如一每得珍異先薦郊廟次
奉三宮然後進御

以韋處厚同平章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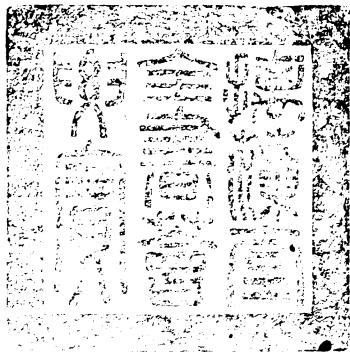
上即位詔令儀矩一出處厚遂以為相

出宮人放鷹犬省冗食罷別貯宣索

上自為諸王深知兩朝之弊及即位勵精求治去奢
從儉詔宮女非有職事者出三千餘人放五坊鷹犬
省教坊總監冗食千二百餘員近歲別貯錢穀悉歸

之有司宣索組繡雕鏤之物悉罷之敬宗之世每月
視朝不過一二上復始舊制每竒日視朝對宰相羣
臣延訪政事久之方罷待制官舊雖設之未嘗召對
至是屢蒙延問中外翕然相賀以為太平可冀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六十



總校官候補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吳舒帷

謄錄監生臣李邦燮